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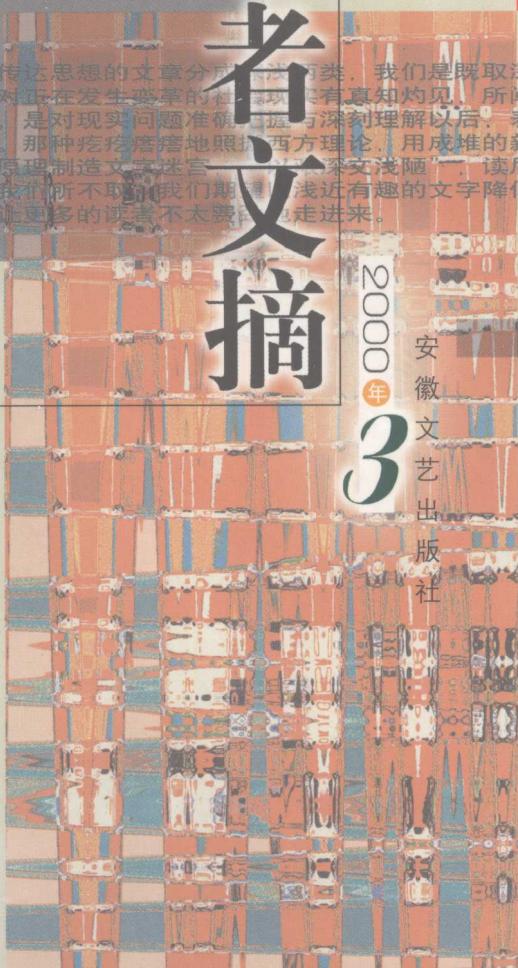
Sixiangzhe
Wenzhai

思想者文摘

如果把传达思想的文章分成深浅两类，我们是既取深，又取浅。深，是对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真知灼见，所阐明的思想要深；浅，是对现实问题准确把握与深刻理解以后，表达思想的文字要浅。那种疙疙瘩瘩地照搬西方理论，用成堆的新名词、新概念、新原理制造文字迷宫，“深文浅陋”，读后使人一头雾水，为我们所不取。我们期待浅近有趣的文字降低思想殿堂的门槛，让更多的读者不太费劲地走进来。

2000年3月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思想者文摘

如果把传达思想的文章分为深浅两类，我们是既取深，又取浅。深，是对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现象有真知灼见，所阐明的思想要深；浅，是对现实问题准确把握与深刻理解以后，表达思想的文字要浅。那种疙疙瘩瘩地照搬西方理论，用成堆的新名词、新概念、新原理制造文字迷宫，“空文浅陋”，读后洒人一头雾水，为我们所不取。我们期望用浅近有趣的文字降低思想殿堂的门槛，让更多的读者不太费劲地走进来。

2000年3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想者文摘.2000年.第3辑/苗振亚执行主编.
-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0.9
ISBN 7-5396-1915-5
I.思… II.苗… III.学术思想-文摘 IV.Z89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7513 号

思想者文摘(2000年第3辑)

主编 丁怀超 王克谦

责任编辑:沈小兰

出版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书刊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6.875

插 页:2

字 数:17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915-5/I·1791

定 价:10.0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绝非大哉问， 只是常识之问

“绝非大哉问，只是常识之问”，这是作家阿城《常识与通识》后记中的一句话。扩而广之，六经注我，我们将其理解为：生活中那些看似很大的问题，往往只是小而言之的常识问题。

常识很重要，说到常识就让人不好意思，因为人们常常是在常识上犯错误。当年的大跃进，搞什么亩产十万斤，土炉炼钢铁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，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，等等，简单说都是失去常识的闹剧。《常识与通识》中还举了两个国外的事例。一是荷兰近年决定退地还海；以荷兰这样一个与海争地的国家，向海退地有点“卖国”的意思，但为了生态环境，这个“国”只好卖了。另一例是美国拉斯维加斯附近的胡佛水库要拆坝了；以当地的沙漠环境来说，水库蓄水是再合理不过了，但为了生态环境，还是要拆。美国很早就明白水库对生态的影响，也很早就不再兴建水库了。虽然可以提出一千条水库的正面证据，但严密监测的结果是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谋什么？谋的是更大更长远的生态环境，忍的是

不再建和拆。

看来，谁都难免犯常识错误，犯了能改还是好同志。

也许，很多人都意识到了，热衷说大道理，就容易遗忘小常识，关注常识的文章就多起来。王安忆谈影视剧的毛病，用了个“日常生活的常识”作题目。她说：现在都喜欢说“文化”，“文化”这概念太伟大，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点常识。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来，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。电影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里的小金宝，巩俐所以演得不像，那是导演和演员对当时的上海舞女缺乏常识性了解；电影《股疯》和《走出冬天的女人》，女主角的有些动作、情调与排遣心情的方式，之所以让人感到别别扭扭，那是因为潘虹缺乏劳动方面的常识。近日，王朔的《无知者无畏》大遭专家们的挞伐，却并不影响普通读者对此书的喜爱。苗凡卒在分析这一现象时，竟然起了个“用常识说话”作题目。他说：王朔在这本书里并没说出什么了不起的道理，他是基于普通读者立场的表达，不是专家方式，说的只是常识，他以“无知者”自嘲，而大多数读者也恰恰正是“无知者”，结果，王朔成功了。

在常识面前，不能骗人，不要故作高深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，在话语霸权面前说出常识，会有说出“皇帝没有穿衣服”的危险。好在大家都可自由发言，众声喧哗，道理自明。

在《常识与通识》中还写到，过去，小学里有一门常识课，在丧失常识的时代，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识。联系到《思想者文摘》，不也就是送给人们一点常识吗？说实话，太高深的东西，我们自己也不懂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| | 世纪心绪 |
| • 1 • | 袁伟时 | 二十世纪的启示 |
| | | 学者眼光 |
| • 8 • | 尹保云 | 邓小平改革：重新启动现代化 |
| • 13 • | 何清涟 | 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？ |
| • 17 • | 吴敬琏 | 改革的坎没有过 |
| • 21 • | 杨东平 | 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建设 |
| • 27 • | 梁小民 | 莫把教育当消费 ——人力资本投资 |
| • 30 • | 曹远剑 | 农民负担的体制根源 |
| • 34 • | 张 勇 | 什么样的“落后”才挨打？ |
| • 37 • | 余世存 | 笔记散页三题 中国的贫困 知识分子状况 理解邓小平 |
| | | 影视话题 |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• 46 • | 王安忆 | 日常生活的常识 |
| | | |
| 社会观察 | | |
| • 55 • | 施 森 | 警惕：新旧“瘟神”围攻人类 |
| • 63 • | 赖德胜 | 关注浪费现象 |
| • 69 • | 李成贵 | 浮夸之风为何久盛不衰 |
| • 73 • | 史文贵 | 扶贫有误区 |
| • 78 • | 戴锦华 | 文化毛泽东：多重话语的共用空间 |
| | | |
| 经济纵横 | | |
| • 87 • | 钱颖一 |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基础 |
| • 94 • | 卢现祥 | 我国私企为何长不大 |
| • 97 • | 李英田 | 二元消费阻碍我国需求 |
| • 99 • | 秦 晖 | 不入股者扣工资？ |
| | 张维迎 | |
| • 104 • | 许小年 | 财富对话 |
| | 李 甬 | |
| • 114 • | 高 川 | 屡入“误区”为哪般 |
| • 117 • | 俞海山 | 如何界定可持续消费模式原则 |
| | | |
| 学苑针砭 | | |
| • 120 • | 苏 力 | 学术批评中的学术标准 |
| • 123 • | 李洪岩 | 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 |
| • 127 • | 殷慧芬 | 缺席的只是评论吗？ |
| • 131 • | 王小东 | 经济学家在为自己的“客户”说话 |
| • 134 • | 余英时 | “视西籍如神圣”的学人心态 |

读书有感

- 138 • 何家栋 文化不自觉的典型文本
——评盛洪《为万世开太平》
• 144 • 躲 篱 从沈从文想到陈梦家
• 147 • 鄢圣华 谁来限制领导者们?
• 149 • 王得后 透过密林的阳光
• 152 • 苗凡卒 用常识说话
• 155 • 老 村 别往人多处扎
• 158 • 雷 颐 “说谎的厨子”与“好吃的包子”

学人旧事

- 162 • 唐德刚 胡适杂忆
读破万卷卒成一家之言
见贤思齐能得中西之长

世情杂谈

- 171 • 孟 波 每个人都是哲学家
• 174 • 何立伟 “一切”是什么?
• 177 • 霓 虹 叶利钦为何相中普京
• 179 • 白中伟 “政法”不能重政轻法
• 181 • 高晓飞 我为什么没有看“保尔”
• 183 • 天 一 看企业老板如何造神
• 187 • 鲍国政 责任是怎样丢弃的?

小品杂览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• 190 • | 詹宏志 | 《城市人》三题 |
| | | 逛街 |
| | | 商品的鼠系繁衍 |
| | | 夜市：市井生活感觉之一 |
| • 202 • | 薛兆丰 | 经济学小品四则 |
| | | 世上没有“天赋权利” |
| | | 现实世界每时每刻都是最优的 |
| | | 谁造成了短缺与过剩？ |
| | | 不是市场失灵，而是市场缺乏 |



世纪心绪

● 竞争如此激烈，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发展，非完善制度环境不可。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、澄清吏治、扩大个人自由；而这些又要民主政治为之保障。不管姓社姓资，要富强、统一，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。

——编者

二十世纪的启示

袁伟时

我相信科学家的结论：二十一世纪开始于2001年。不过，

这年头商风凌厉无比,加上世纪云云本来是人为的,不必过于认真。都说新世纪始于 2000,编者要我说几句话,盛情难却。历史无法割断,欲知未来,不妨看看过去。

二十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,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。有个有趣的现象: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“卖国贼”,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,其中虽然有真有假,必须认真分辨;下半叶却难得一见。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,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。1912~1926 年间,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 4~5 亿之间,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。为填补这个大缺口,十五年举内债近 8 亿,外债约 10 亿。那时,几乎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。军阀自不待言,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。吃了人家的嘴软。从清末至民国,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,不知凡几。共产主义运动升起,亦用过俄国人的钱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到了本世纪下半叶,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,情况就大为改观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;但就整体状况而言,决定性的是经济。

1928 年,北伐结束,东北易帜,号称全国统一;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、军事结合。兵戎相见,屡见不鲜。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,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。1949 年以前,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,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。1949 年以后,直到近二十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。正如海耶克所说:形成这样的“自发社会秩序”的必要条件是自由、一般性规则(法治)、竞争。不幸,朝野上下迟迟才有所认识,而是否充分仍有疑问。

参加 WTO 所以值得称许,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

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，前进了一大步。不管姓社姓资，离开这个制度框架，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，就缺少牢固的基础。

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：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。这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奇难杂症的百宝箱，惟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。另外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，在彼邦，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。橘逾淮成枳，到了中国，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，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，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。于是，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。风行的是：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，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，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；或是专走偏锋，以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为己任。

这些现象后面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沉重包袱。乾隆爷时代，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中国人，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三分之一。今天则分别是 22% 和 10%。说起来令人心酸，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，相应的数字是 25% 和 5%。落后了，怎么办？要是说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还为学西方是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，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，时至二十世纪，完全拒绝学习西方的，几近绝迹。问题是学什么和如何学。有的忧心忡忡，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特性化解，卫道心切。有的则热衷追赶时髦。他们染上现代主流文化恐惧症，病源是古怪的古老大国心态。不过，现实是这样无情，不建立完整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，就无法告别落后，摆脱困境。

什么是现代主流文化的基本内容？市场经济、民主政治、法治、自由，缺一不可。这些制度和观念的确立，标志着人们结

合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根本变革。

中国人渴望统一。其实，随着大陆推行市场经济，两岸经济交往日益频繁，统一进程早已开始。形势比人强，政治家的作秀，挡不住这个进程。参加WTO是市场经济的强大助推器，长远看无疑将造福所有中国人，促进两岸融合。不可能万事大吉。但竞争如此激烈，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发展，非完善制度环境不可。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、澄清吏治、扩大个人自由；而这些又要民主政治为之保障。

不管姓社姓资，要富强、统一，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。这是百年中国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。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（1927～1937）年均8～9%，可谓不俗。考虑中间适逢世界经济大危机，更为难得。可是，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。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：

（1）经济上向德国、苏联学习，重蹈清帝国十九世纪的覆辙，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。

（2）政治上抛弃民主，以国情特殊、国民素质低下为藉口，实行“一个主义、一个党、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”（毛泽东语），剥夺公民的各项自由，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。

（3）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，实行“训政”，教化民众，抹煞政府与私人空间的界线；千方百计削弱公民社会，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社团，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；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，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，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，走向毁灭之路。

（4）建立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，取消言论、出版自由，

舆论监督化为乌有，自由探讨成了厉禁，以言定罪，噤若寒蝉。

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，彻底腐败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教育全面破产，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。今非昔比，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，仍可以史为鉴。一些善良的朋友开出种种药方，希望对救治时弊有所裨益。这些都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。应该考虑的是根本问题在哪里？

有的着眼于思想文化：中国传统文化、后现代理论、道德规范，如此等等。应该提醒这些朋友不要忘记三种情况：1.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统治者无不口口声声子曰、诗云；中华道德文章，世界第一。2.我国有56个民族，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。任何族群都无法割断传统；加上现代公民意识觉醒，价值取向成了不容干涉的私人空间；靠思想文化如何凝聚统一？3.思想文化是多元的，没有健全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，各种思想观念无所附丽，亦无从传播、讨论、发展。

“知识经济”大约是目前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。这当然是好东西。睿智如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撰文指出：不是资金、科技，而是制度才是决定因素。不管政府的意愿如何，资金和人才总是在国家和地区间流动。流向自由，流向法治，流向稳定的环境，流向廉洁、高效的管理。

“环境保护”，人们关注的又一热点。科技和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，资金也不可缺少。但关键仍在制度。中国的环境为什么破坏得如此悲惨？

首先，没有切实保障言论上各抒己见。一个代表（马寅初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，讲人口问题，居然成了弥天大罪！在“人多，热气高”的吆喝声中，多生了几亿中国人，要活下去怎么办？造田！由是湖泊，山林，草原，江河，一一遭灾。

其次，建立了一个命令经济体系。以行政手段指挥经济运行。于是，大跃进、大干快上……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世界史上罕见的资源、环境稀奇古怪的大破坏，一一见诸神州大地。时至今日，不少地方，仍是权比法大，领导拍板，环保部门不敢说话；加上黑箱作业，公民和传媒无从监督。

再次，全面确立无人负责的公有制。资源、财富，样样公有，不拿白不拿，不用白不用，不花白不花！到处都是掠夺式经营，各显神通化公为私，哪里有顾得上环境？

第四，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弊端，与我无关。翻一翻 60～70 年代的报刊，领略当日嘲笑别人的豪情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闭关锁国，文化教育不发达，必然导致群体愚昧。

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，我们学不到足够的东西。

统一、富强、民主、自由、现代化，多少年了，中国人翘首以望。百年梦寻应成真。深化制度改革，扩大开放，勇敢地“与国际接轨”，这些流行语汇蕴藏着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。眼睛紧紧盯住制度环境，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，这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好的祝愿。作为史学工作者，继续在二十世纪中耕耘，寻找有益的启示，是我的心愿。

（摘自 2000 年 1 月号《开放时代》）



学者眼光

邓小平把一个贫穷、落后、教条主义气息浓厚、问题成堆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，引上改革开放的道路，使中国重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，改革的成功举世公认。今天，重温邓小平说过的话，回顾走过的道路，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就会进一步加深。这也是对党中央号召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积极呼应。

——编者

邓小平改革：重新启动现代化

尹保云

1978年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起，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重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。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品质、率直刚强的性格，以及个人的坎坷曲折的经历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划时代的伟人。1957年以来的“瞎折腾”使中国失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发展时间。邓小平接手的是一个贫穷、落后、教条主义气息浓厚、问题成堆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。在党和军队中的崇高威望使他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终于把中国引上“改革、开放”的道路。最先是在思想领域里“拨乱反正”，初步排除教条主义的障碍；接着很快采取了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的措施。“文革”期间被高歌赞颂的“人民公社”模式一下子被抛弃了，农业生产马上活跃起来。这一改革不是“渐进的”，而是大转折式的，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·肯尼迪甚至称赞邓小平的农业改革为“勇于冒险的”^①。

同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一样，邓小平改革走的是一条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道路。在农村，农民们早已忍受不了过去的体制。他们不仅被计划经济“剪刀差”剪去了自己的劳动果实，也

^① 保罗·肯尼迪著：《大国的兴衰》，第599页。